

新修版

金庸

作品集 35

# 鹿鼎記

肆

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言





I247.4/25+8=3

:4

2008

# 鹿鼎記

肆

新修版

金庸作品集 35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鹿鼎记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978-7-80655-340-4

I. 鹿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71196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7-088号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 
在中国大陆(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)专有使用  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封面图画选自董培新先生金庸小说国画

### 敬告读者

为了维护读者、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,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刮开涂层, 可见到一组数码,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。

1. 拨全国免费电话 8008301315,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 # 键结束。
2.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 106691603100。
3. 网上查询 [www.macs.com.cn](http://www.macs.com.cn)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 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020-34297719      13570022400

我们对举报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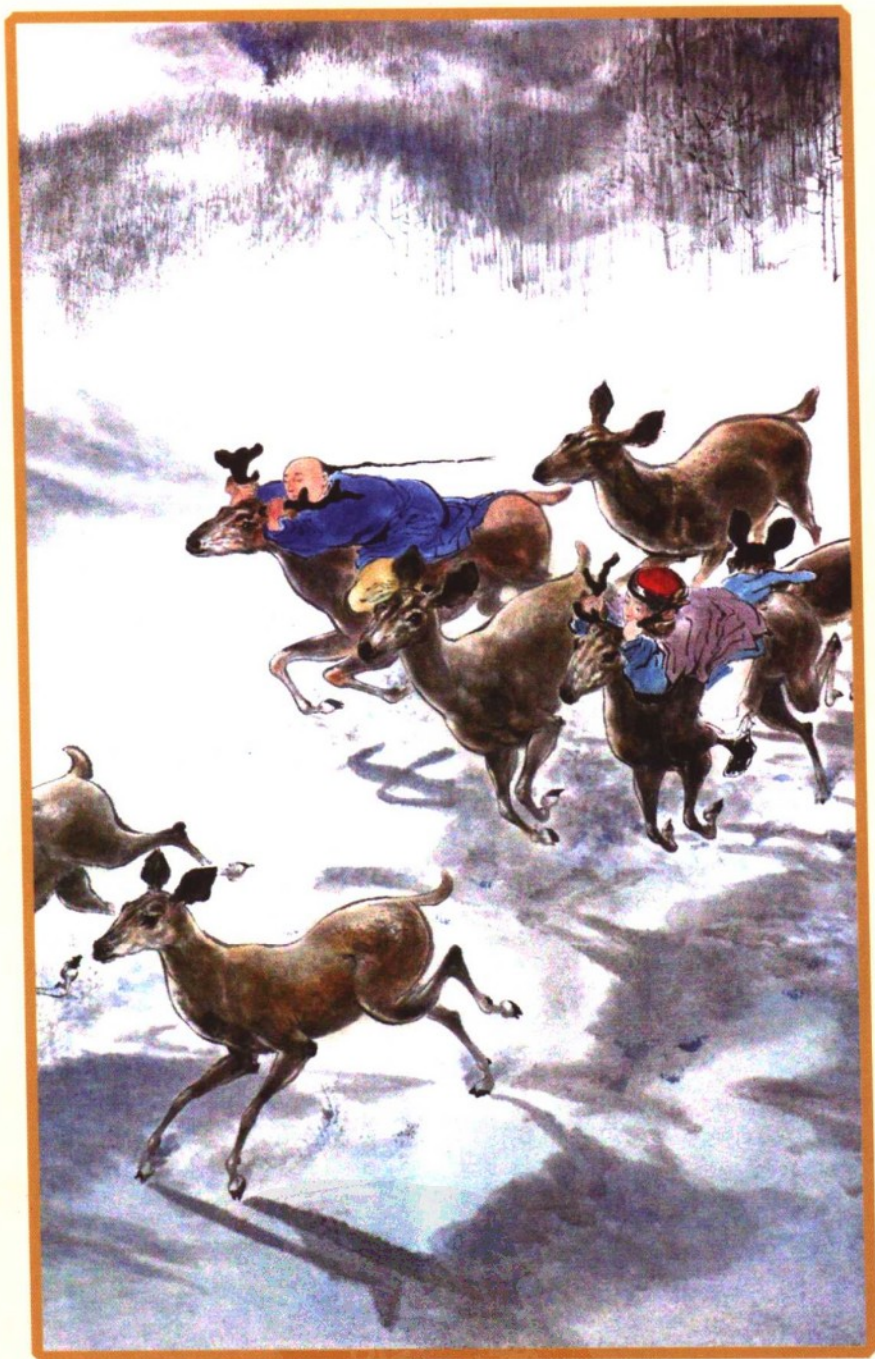
广州出版社  
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



金庸先生（摄于香港）







《鹿鼎记》之韦小宝双儿（骑鹿）

由著名画家董培新先生创作

目  
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三十一回 | 罗甸一军深壁垒<br>滇池千顷沸波涛 ..... | 1079 |
| 第三十二回 | 歌喉欲断从弦续<br>舞袖能长听客夸 ..... | 1111 |
| 第三十三回 | 谁无痼疾难相笑<br>各有风流两不如 ..... | 1145 |
| 第三十四回 | 一纸兴亡看覆鹿<br>千年灰劫付冥鸿 ..... | 1185 |
| 第三十五回 | 曾随东西南北路<br>独结冰霜雨雪缘 ..... | 1237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三十六回 | 狞鸟蛮花天万里<br>朔云边雪路千盘 ..... | 1269 |
| 第三十七回 | 辕门谁上平蛮策<br>朝议先颁谕蜀文 ..... | 1301 |
| 第三十八回 | 纵横野马群飞路<br>跋扈风筝一线天 ..... | 1331 |
| 第三十九回 | 先生乐事行如栴<br>小子浮踪寄若萍 ..... | 1363 |
| 第四十回  | 待兔只疑株可守<br>求鱼方悔木难缘 ..... | 1419 |





公主缩在床角，拉了锦被挡在胸口，雪白的大腿露在被外，双臂赤裸，显然全身没穿衣衫。吴应熊赤条条地躺在地下，一动不动，下身全是鲜血，右手中握着一柄短刀。



## 第三十一回 罗甸一军深壁垒 滇池千顷沸波涛

韦小宝晚饭过后，又等了大半个时辰，才踱到建宁公主房中。

公主早等得心焦，怒道：“怎么到这时候才来？”韦小宝气忿忿地道：“你公公拉住了我说话，口出大逆不道的言语，我跟他争辩了半天。若不是牵记着你，我这时候还在跟他争呢。”公主道：“他说什么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说皇上老疑心他是奸臣，心里很不舒服。我说皇上若有疑心，怎会让公主下嫁你的儿子？他说皇上定是不喜欢你，有意坑害你。”

公主大怒，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喝道：“这老乌龟胡说八道，我去扯下他的胡子来。你叫他快快来见我！”

韦小宝也满脸怒容，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当时我就要跟他拼命。我说：皇上最喜欢公主不过。公主又貌美，又聪明，你儿子哪一点儿配得上了？我又说：你胆敢说这等话，公主不嫁了，我们明天立刻回北京。像公主这等人才，天下不知有多少人争着要娶她为妻。我心里有一句话没说出来。我实在想跟老乌龟说：我韦小宝巴不得想娶了公主呢。”

公主登时眉花眼笑，说道：“对，对！你干吗不跟他说？小宝，咱们明日就回北京去。我去跟皇帝哥哥说，非嫁了你不可。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老乌龟见我发怒，登时软了下来，说他刚才胡言乱语，不过说笑，千万不可当真，更加不可传进公主的耳里。我说，我姓韦的对皇上和公主最是忠心不过，从来不敢有半句话瞒

骗皇上和公主。”

公主搂住他脖子，在他脸上轻轻一吻，说道：“我早知你对我十分忠心。”

韦小宝也吻她一下，说道：“老乌龟慌了，险些儿跪下来求我，又送了两把罗刹人的火枪给我，要我一力为他遮掩。”说着取出火枪，装了火药铁弹，让公主向花园中发射。

公主依法开枪，见这火枪一声巨响，便轰断了一根大树枝，伸了伸舌头，说道：“好厉害！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要一支，我要一支，两根火枪本来是一对儿。”公主叹道：“两根火枪一雄一雌，并排睡在这木盒儿里，何等亲热？一分开，两个儿都孤零零的十分凄凉了。我不要，还是你一起收着吧。”说这话时，想到皇帝旨意毕竟不可更改，自己要嫁韦小宝，终究是一句虚话罢了。

韦小宝搂住了她着意慰抚，在她耳边说些轻薄话儿。公主听到情浓处，不禁双颊晕红，吃吃而笑。韦小宝为她宽衣解带，拉过锦被盖住她赤裸的身子，心想：“怎地大汉奸的手下还不放火？最好他们冲到这里来搜查，撞见了公主赤身裸体，公主便可翻脸发作。”

他坐在床沿，轻轻抚摸公主的脸蛋，竖起了耳朵倾听屋外动静。公主鼻中唔唔做声，昵声道：“我……我这可要睡了。你……你……”

耳听得花园里已打初更，韦小宝正自等得不耐，突然间锣声铿锵响动，有十余人大叫：“走水啦，走水啦！”公主一惊坐起，搂住韦小宝的脖子，颤声问道：“走水？”韦小宝怒道：“他妈的，定是老乌龟放火，要烧死你我二人灭口，免得泄漏了他今日的胡话。”公主更加惊慌，问道：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别怕。韦小宝赤胆忠心，就是性命不保，也要保卫我的亲亲好公主平安周全。”轻轻挣脱了她搂抱，走到房门口，如见有人冲来，自己可先得走出公主卧房。

但听得人声鼎沸，四下里呐喊声起：“走水！走水！快去保护

公主。”韦小宝往窗外张去，只见花园中十余人快步而来，心想：“大汉奸这些手下人来得好快。他们早就进了安阜园，伏在隐蔽之处，一听得火警，便即现身。”回头对公主道：“公主，没什么大火，你不用怕。老乌龟是来捉奸。”

公主颤声道：“捉……捉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定是疑心你跟我好，想来捉奸。”说着打开了屋门，说道：“你躺在被窝里不用起身，我站在门外。倘若真有火头烧过来，我就背了你逃走。”公主大是感激，说道：“小宝，你……你待我真好。”

韦小宝在屋门外一站，大声道：“大家保护公主要紧。”呼喝声中，已有平西王府的家将卫士飞奔而至，叫道：“韦爵爷，园子中失火，世子已亲来保护公主。”只见东北角上两排灯笼，拥着一行人过来，当先一人正是吴应熊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为了搜查那蒙古大胡子，竟由小汉奸亲自出马带队，可见对大胡子十分看重，勾结蒙古、罗刹国造反之事，定然不假。”只听得吴应熊遥遥叫道：“公主殿下平安吗？”一名卫士叫道：“韦爵爷已在这里守卫。”吴应熊道：“那好极了！韦爵爷，这可辛苦你了，兄弟感激不尽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我辛苦什么？我搂着公主亲热，好辛苦么？你为此对我感激不尽吗？这倒不用客气了。”

接着韦小宝所统带的御前侍卫、骁骑营佐领等也纷纷赶到。各人深夜从床上惊跳起身，都衣衫不整，有的赤足，有的没穿上衣，模样十分惊惶。大家一听得火警，便想：“倘若烧死了公主，那是杀头的大罪。”是以忙不迭地赶来。

韦小宝吩咐众侍卫官兵分守四周。张康年一扯他衣袖，韦小宝走开了几步。张康年低声道：“韦副总管，这事有诈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怎么？”张康年道：“火警一起，平西王府家将便四面八方跳墙进来，显是早就有备。他们口中大叫救火，却到各间房中搜查，咱们兄弟喝骂阻拦也是无用，已有好几人跟他们打了架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吴三桂疑心我们打他的主意，我看他要造反！”

张康年吃了一惊，向吴应熊瞧去，低声道：“当真？”韦小宝道：



“让他们搜查好了，不用阻拦。”张康年点点头，悄悄向北京来的官兵传令。

这时园子西南角和东南角都隐隐见到火光，十几架水龙已在浇水，水头却射向天空，一道道白晃晃的水柱，便似大喷泉一般。

韦小宝走到吴应熊身前，说道：“小王爷，你神机妙算，当真令人佩服，当年诸葛亮、刘伯温也不及你的能耐。”吴应熊一怔，道：“韦爵爷取笑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决非取笑。你定然屈指算到，今晚初更时分，安阜园中要起火，烧死了公主，那可不是玩的，因此预先穿得整整齐齐，守在园子之外，耐心等候。一待火起，一声令下，大伙儿便跳进来救火。哈哈，好本事，好本事！”

吴应熊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倒不是事先料得到，这也是碰巧。今晚我姊夫夏国相请客，兄弟吃酒回来，带领了卫士家将路过此地，正好碰上了园中失火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听说书先生说道：‘诸葛一生惟谨慎。’我说小王爷胜过了诸葛亮，那是一点也不错的。小王爷到姊夫家里喝酒，随身也带了水龙队，果然大有好处，可不是在这儿用上了么？”

吴应熊知他瞧破了自己的布置，脸上又是一红，讪讪地道：“这时候风高物燥，容易起火，还是小心些好的，这叫做有备无患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。只可惜小王爷还有一样没见到。”吴应熊道：“倒要请教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下次小王爷去姊夫家喝酒，最好再带一队泥水木匠，挑备砖瓦、木材、石灰、铁钉。”吴应熊问道：“却不知为了何用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万一你姊夫家里失火，水龙队只朝天喷水，不肯救火，你姊夫家不免烧成了白地。小王爷就可立刻下令，叫泥水匠给你姊夫重起高楼。这叫做有备无患啊。”

吴应熊嘿嘿嘿地干笑几声，向身旁卫士道：“韦爵爷查到水龙队办事不力，你去将正副队长抓了起来，回头打断了他们的狗腿子。”那卫士奉命而去。

韦小宝问道：“小王爷，你将水龙队正副队长的狗腿子打断之后，

再升他们什么官？”吴应熊一怔，道：“韦爵爷，这句话我可又不明白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可也不明白了。我想，嘿，小王爷只好在黑坎子再起两座大监狱，派这两个给打断了腿的正副队长去当典狱官。”

吴应熊脸上变色，心想：“你这小子好厉害，卢一峰当黑坎子监狱典狱官，你竟也知道了。”当下假作不明其意，笑道：“韦爵爷真会说笑话，难怪皇上这么喜欢你。”打定主意：“回头就命人去杀了卢一峰，给这小子来个死无对证。”

不久平西王府家将卫士纷纷回报，火势并未延烧，已渐渐小了下来。韦小宝细听各人言语，并未察觉打何暗语，但见吴应熊每听一人回报，脸上总微有不愉之色，显是得知尚未查到罕帖摩，不知他们使何暗语。留神察看众家将的神情，亦无所见。忽见一名家将又奔来禀报，说道火头突然转大，似向这边延烧，最好请公主启驾，以防惊动。吴应熊点了点头。

韦小宝站在一旁，似是满不在意，其实却在留神他的神色举止，只见吴应熊眼光下垂，射向那家将右腿。韦小宝顺着他眼光瞧去，见那家将右手拇指食指搭成一圈，贴于大腿旁。韦小宝登时恍然：“原来两根手指搭成一圈，便是说没找到罕帖摩。说话中却无暗号。”

吴应熊道：“韦爵爷，火头既向这边烧来，咱们还是请公主移驾吧，倘若惊吓了公主殿下，那可罪该万死。”

韦小宝知道平西王府家将到处找不着罕帖摩，园中只剩下公主的卧房一处未搜，他们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连公主卧房也要搜上一搜，不由得心头火起，一时童心大盛，提起右手，拇指和食指扣成一圈，在吴应熊脸前晃了几晃。

这个记号一打，吴应熊固然大吃一惊，他手下众家将也都神色大变。吴应熊颤声问道：“韦……韦爵爷……，这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难道这个记号的意思你也不懂？”吴应熊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这记号，这记号，嗯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铜钱，韦爵爷是说要银子铜钱，公主才能移驾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小汉奸的脑筋倒也动得好快。”当下笑笑不答。吴应熊笑道：“铜钱银子的事，咱们是

自己兄弟，自然一切好商量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小王爷如此慷慨大方，我这里代众位兄弟多谢了。小王爷，请公主移驾的事，你自己去办吧。”笑了笑道：“你们是夫妻，一切好商量。深更半夜的，小将可不便闯进公主房里去。”心想：“就让你自己去看个明白，那蒙古大胡子是不是躲在房里。”

吴应熊微一踌躇，点了点头，推开屋门，走进外堂，在房门外朗声道：“臣吴应熊在此督率人众救火，保护公主。现下火头向这边延烧，请公主移驾，以策万全。”隔了一会，只听得房内一个娇柔的声音“嗯”的一声。吴应熊心想：“你我虽未成婚，但我是额驸，名分早定，此刻事急，我进你房来，也不算越礼。罕帖摩的事不查个明白，终究不妥。除我之外，旁人也不能进你房来。”当即推开房门，走了进去。

韦小宝和百余名御前侍卫、骠骑营将官、平西王府家将都候在屋外。过了良久，始终不闻房中有何动静。

又过一会，众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脸边嘴角，均含笑意，大家心中所想的全是同一回事：“这对未婚夫妻从未见过面，忽在公主闺房中相会，情况定极香艳。不知两人要说些什么话？小王爷会不会将公主搂在怀里，抱上一抱，亲上一亲？”只有韦小宝心中大有醋意，虽知吴应熊志在搜查罕帖摩，这当儿未必会有心情和公主亲热，但公主这骚货什么事都做得出，吴应熊远比自己高大英俊，公主自行去跟吴应熊亲热，那也难说得很。

突然之间，听得公主尖声叫道：“大胆无礼！你……你……不可这样，快出去。”屋外众人相顾而嘻，均想：“小王爷忍不住动手了。”只听得公主又叫：“你……你不能，不能脱我衣衫，我不脱！你剥我裤子，那成什么样子？滚出去！啊哟，救命，救命！这人强奸我哪！他强奸我，救命，救命！”

众人忍不住好笑，均觉吴应熊太过猴急，忒也大胆，虽然公主

终究是他妻子，怎可尚未成婚，便即胡来？有几名武将终于笑出声来。御前侍卫等都瞧着韦小宝，候他眼色行事，是否要保护公主，心中均想：“吴应熊这小子强奸公主，虽然无礼，但毕竟是他们夫妻间的私事。我们做奴才的妄加干预，定然自讨没趣。”

韦小宝心中却怦怦乱跳：“这小汉奸为人精明，怎地如此胡闹？难道他……他真想加害公主吗？”当即大声叫道：“小王爷，请你快快出来，不可得罪了公主。”

公主突然大叫：“救命！”声音凄厉之极。韦小宝大吃一惊，手一挥，叫道：“闹出大事来啦！”抢步入屋。几名御前侍卫和王府家将跟了进去。

只见寝室房门敞开，公主缩在床角，身上罩了锦被，一双雪白的大腿露在被外，双臂裸露，显然全身没穿衣衫。吴应熊衣裤皆脱，赤裸裸地躺在地下，一动不动，下身全是鲜血，右手中握着一柄短刀。众人见了这等情状，都惊得呆了。王府家将忙去察看吴应熊的死活，一探鼻息，尚有呼吸，心脏也尚在跳动，却是晕了过去。

公主哭叫：“这人……这人对我无礼……他是谁？韦爵爷，快快抓了他去杀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便是额驸吴应熊。”公主叫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他剥光了我衣裤，自己又脱了衣衫，他要强奸我……这恶徒，快把他杀了！”

一众御前侍卫均感愤怒，自己奉皇命差遣，保卫公主，公主是今上御妹，金枝玉叶的贵体，却受吴应熊这小子如此侮辱，每人都可说是亏职守。王府家将却个个神色尴尬，内心有愧。其中数人精明能干，心想事已至此，倘能在公主房中查到罕帖摩，或能对公主反咬一口，至少也有些强词夺理的余地，当下假装手忙脚乱地救护吴应熊，其实眼光四射，连床底也瞧到了，却哪里有罕帖摩的踪影？

突然之间，一名王府家将叫了起来：“世子……世子的下身……下身……”吴应熊下身鲜血淋漓，众人都已看到，初时还道是他对公主无礼之故，这时听那人一叫，都向他下身瞧去，只见鲜

血还在不住涌出，显是受了伤。众家将都惊慌起来，身边携有刀伤药的，忙取出给他敷上。

韦小宝喝道：“吴应熊对公主无礼，犯大不敬重罪，先扣押了起来，奏明皇上治罪。”众侍卫齐声答应，上前将他拉起。

王府家将亲耳所闻，亲眼所见，吴应熊确是对公主无礼，绝难抵赖，听韦小宝这样说，只有暗叫：“糟糕，糟糕！”谁也不敢稍有抗拒之心。一名家将躬身说道：“韦爵爷开恩。世子受了伤，请韦爵爷准许世子回府医治。我们王爷必感大德。世子确是万分不是，还请公主宽宏大量，韦爵爷多多担待。”

韦小宝板起了脸，说道：“这等大罪，我们可不敢欺瞒皇上，有谁担待得起？有话到外面去说，大伙儿拥在公主卧房之中，算什么样子？哪有这等规矩？”

众家将喏喏连声，扶着吴应熊退出，众侍卫也都退出，只剩下公主和韦小宝二人。

公主忽地微笑，向韦小宝招招手。韦小宝走到床前，公主搂住他肩头，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我阉割了他。”韦小宝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什么？”公主在他耳中吹了一口气，低声笑道：“我用火枪指住他，逼他脱光衣服，然后用枪柄在他脑袋上重击一记，打得他晕了过去，再割了他的讨厌东西。从今而后，他只能做我太监，不能做我丈夫了。”

韦小宝又好笑，又吃惊，说道：“你大胆胡闹，这祸可闯得不小。”

公主道：“闯什么祸了？我这可是一心一意为着你。我就算嫁了他，也只是假夫妻，总而言之，不会让你戴绿帽做乌龟。”

韦小宝心下念头急转，只这件事情实在太过出于意外，不知如何应付才好。公主又道：“强奸无礼什么都是假的。不过我大叫大嚷，你们在外面都听见了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点点头。公主微笑道：“这样一来，咱们还怕他什么？就算吴三桂生气，也知道是自己儿子不好。”韦小宝唉声叹气，道：“倘若他给你一刀割死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公主道：“怎么会割死？咱们宫里几千名太监，哪一